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海上花列傳

第五十二回 小兒女獨宿怯空房 賢主賓長談邀共榻

按：琪官、瑤官兩人離了拜月房櫳，趁著月色，且說且走。瑤官道：「今朝夜頭個亮月，比仔前日夜頭再要亮。前日夜頭末鬧熱仔一夜天，今朝夜頭一個人也無撥。」琪官道：「俚俚阿算啥賞月嘅，像倪故歇，故末倒真真是賞個月。」瑤官道：「倪索性到蜿蜒嶺浪去，坐來咪天心亭裏，一個花園通通纔看見。該首賞月末最好哉。」琪官道：「正經要賞月，耐阿曉得哈場花？來裏志正堂前頭高臺浪，有幾花機器，就是個看亮月同看星個家生。有仔家生，連搭仔太陽纔好看哉，看仔末，再有幾花講究。俚俚說同皇帝屋裏觀象臺一個樣式，就不過小點。」瑤官道：「價末倪到高臺浪去罷。倪也用勿著俚家生，就實概看看末哉。」琪官道：「倘忙碰著個客人，勿局個。」瑤官道：「客人纔勿來浪呀。」琪官道：「倪還是大觀樓去張張孫素蘭阿曾困，故末蠻好。」瑤官高興，連說：「去哩。」兩人竟不轉彎歸院，一直逕上九曲平橋，遙望大觀樓琉璃碧瓦映著月亮，也亮晶晶的射出萬道寒光，籠著些迷蒙煙霧。兩人到了樓下，寂靜無聲，上下窗寮一律掩閉，裏面黑黢黢地，惟西南角一帶樓窗係素蘭房間，好像有些微燈火在兩重紗幔之中。兩人四顧徘徊，無從進步。

琪官道：「常恐困哉哩。」瑤官道：「倪喊聲俚看。」琪官無語，瑤官就高叫一聲：「素蘭先生。」樓上不見應聲，卻見紗幔上忽然現個人影兒，似是側耳竊聽光景。瑤官再叫一聲，那人方卷幔推窗，望下問道：「啥人來裏喊？」琪官聽聲音正是孫素蘭，搭嘴道：「倪來張耐呀，阿要困哉？」素蘭辨識分明，大喜道：「快點上來哩，倪勿困哩。」瑤官道：「勿困末，門纔關哉晚。」素蘭道：「倪來開，耐等一歇。」琪官道：「勸開哉，倪也轉去困哉。」素蘭慌的招手跺腳。道：「勸去呀，來開哉呀！」瑤官見其發急，慫恿琪官略俟一刻。那素蘭的跟局大姐一層層開下門來，手持洋燭手照，照請兩人上樓。

素蘭迎見，即道：「我要商量句閑話，耐兩家頭困來裏勸轉去，阿好？」琪官駭異問故，素蘭道：「耐想該搭大觀樓，前頭後底幾花房子，就剩我搭個大姐來裏，陰氣煞個，怕得來，困也生來困勿著。正要想到耐搭梨花院落來末，倒剛剛耐兩家頭來喊哉。謝謝耐，陪我一夜天，明朝就勸緊哉。」瑤官不敢作主，轉問琪官如何。琪官尋思半日，答道：「倪兩家頭團來裏，本底子也勸緊。故歇比勿得先起頭，有點閒架哉。要末還是耐到倪搭去嘍嘍罷，不過怠慢點。」素蘭道：「耐搭去最好哉，耐末再要客氣。」

當下大姐吹滅油燈，拿著燈臺，照送三人下樓，將一層層門反手帶上，扣好鈕環。琪官、瑤官不復流連風景，引領素蘭、大姐徑望梨花院落歸來。祇見院牆門關得緊緊的，敲夠多時，有個老婆子從睡夢中爬起，七跌八撞開了門。瑤官急問：「阿有開水？」老婆子道：「陸裏再有開水！啥辰光哉嘅，茶爐子隱仔長遠哉。」琪官道：「關好仔門去困，勸多說多話。」老婆子始住嘴。

四人從暗中摸索，並至樓上琪官房間。瑤官劃根自來火，點著大姐手中帶來燭臺，請素蘭坐下。琪官欲搬移自己鋪蓋，讓出大床給素蘭睡。素蘭不許搬，欲與琪官同床，琪官祇得依了。瑤官招呼大姐，安頓於外間榻床之上。琪官復尋出一副紫銅五更雞，親手舀水燒茶。瑤官也取出各色廣東點心裝上一大盤，都將來請素蘭。素蘭深抱不安。

三人於燈下圍坐，促膝談心，甚是相得。一時間起家中無親人，可巧三人皆係沒爺娘的，更覺得同病相憐。琪官道：「小個辰光無撥仔爺娘，故末真真是苦惱子！阿哥、阿嫂陸裏靠得住？場面蠻要好，心裏來咪轉念頭。小乾仔勿懂啥事體，上仔俚俚當還勿曾覺著。倘然有個把爺娘來浪，我為啥到該搭來？」素蘭道：「一點勿差。我爺娘剛剛死仔三個月，阿伯就出我個花樣，一百塊洋錢賣撥人家做丫頭。幸虧我曉得仔，告訴仔娘舅，拿買棺材個洋錢還撥仔阿伯，難末出來做生意。陸裏曉得個娘舅也是個壞坯子，我生意好仔點，騙我五百塊洋錢去，人也勿來哉！」

瑤官在旁默然果聽，眼波瑩瑩然要吊下淚來。素蘭顧問道：「耐來仔該搭幾年哉？」琪官代答道：「俚乃再要討氣！來個辰光俚個爺一淘同得來，俚自家也叫俚『爺』。後來我問問俚，啥個爺嘅，是俚慢娘個娘舅！」

素蘭道：「耐兩家頭運道倒無啥，纔到仔該搭來也罷哉。我個命末生來是苦命，纔說我無撥幫手個勿好，碰著仔要緊事體，獨是我一於子發極，再有啥人替我商量商量？有仔點勿快活，悶來浪肚皮裏，也無處去說晚。要尋個對景點娘姨、大姐，纔難煞咪。」琪官道：「耐也總算稱心個哉，比仔倪好多花咪。像倪就說是兩家頭，阿有啥用場嘅？自家先一點點做勿來主，再要幫別人，生來勿成功。停兩年，也說勿定倪兩家頭來浪一堆勿來浪一堆。」

素蘭道：「說到後底事體，大家看勿見，怎曉得有結果無結果。我想無撥啥法子，過一日末是一日，碰去看光景。」瑤官插說道：「倪末來裏過一日是一日。耐個後底事體，有點數目來浪。華老爺搭耐好得非凡，嫁得去末，端正享福好哉，阿有啥看勿見？」素蘭失笑道：「耐倒說得寫意咪。要是實概說起來，齊大人也蠻好晚，耐兩家頭為啥勿嫁撥仔齊大人嘅？」瑤官道：「耐末說說正經就說到仔歪裏去！」琪官點頭道：「閑話倒也是正經閑話，總歸做仔個女人，大家纔有點說勿出個為難場花，外頭人陸裏曉得？單有自家心裏明白。想來耐華老爺好末好，終勿能夠十二分稱心阿對？」

素蘭抵掌道：「耐個閑話故末蠻準，可惜我勿是長住來裏，住來裏仔同耐講講閑話，倒無啥。」瑤官道：「故也陸裏說得定？倪出去也勿曉得，耐進來也勿曉得，耐說個『碰去看光景』。」琪官道：「我說大家閑話對景仔，倒勿是定歸要來浪一堆；就勿來浪一堆，心裏也好像快活點。」素蘭聞言，欣然倡議道：「倪三個人索性拜姊妹阿好？」瑤官搶說：「蠻好，拜仔末大家有照應。」

琪官正待說話，祇聽得外面歷歷碌碌，不知是何響聲。琪官膽小，取祇手照拉同瑤官出外照看。那月早移過廂樓屋脊，明星漸稀，荒雞四叫，院中並無一些動靜。兩人各處兜轉來，卻驚醒了榻床上大姐，迷糊著兩眼，問是「做啥」。兩人說了，大姐道：「下頭來浪響呀。」說著，果然歷歷碌碌響聲又作，乃班裏女孩兒睡在樓下，起來便遣。

兩人呼問明白，放心回房，隨手掩上房門，向素蘭道：「天要亮哉，倪困罷。」素蘭應諾。瑤官再請素蘭用些茶點，收拾乾淨，自去間壁自己房間睡下。琪官爬上大床，並排鋪了兩條薄被，請素蘭寬衣，分頭各睡。

素蘭錯過睡性，翻來覆去睡不著；聽琪官寂然不動，倒是間壁瑤官微微有些鼻聲。俄而，一祇烏鴉啞啞叫著，掠過樓頂。素蘭揭帳微窺，四扇玻璃窗條變作魚肚白色，輕輕叫琪官不答應，索性披衣起身，盤坐床中。不想琪官並未睡著，僅合上眼養養神，初時不應，聽素蘭起坐，也就撐起身來，對坐攀話。

素蘭道：「耐說倪拜姊妹阿好？」琪官道：「我說勿拜一樣好照應，拜個啥嘅？要拜末今朝就拜。」素蘭道：「好個，今朝就拜。那價個拜法哩？」琪官道：「倪拜姊妹，不過拜個心。擺酒送禮多花空場面，纔用勿著，就買仔副香燭，等到夜頭，倪三個人清清爽爽，磕幾個頭末好哉晚。」素蘭道：「蠻好，我也說寫意點好。」

琪官見天已大明，略挽一挽頭髮，跨下床沿，趿雙拖鞋，往床背後去。一會兒，出來淨過手，吹滅梳妝臺上油燈，復登床擁被而坐，乃從容問素蘭道：「倪拜仔姊妹，賽過一家人，隨便啥閑話纔好說個哉。我要問耐，倪看個華老爺無啥晚，為仔啥勿稱心嘅？」素蘭未言先嘆道：「勸說起，說起仔末真真討氣。俚乃個人倒勿是有啥個勿稱心，我同俚樣色樣蠻對景，就為仔一樣勿好。俚乃個人做一百椿事體末，定歸有九十九椿勿成功咪。有點干己個事體，俚乃生來勿肯做。就教俚做椿小事體，俚乃要四面八方通通想到家，是勸緊個，難末再做。倘然有個把閑人說仔一聲勿好，就勿做個哉。耐想實概個脾氣，阿能夠討我轉去？俚自家要討也勿成功。」琪官道：「倪一徑來裏說，先生小姐要嫁人，容易得勢，陸裏一個好末就嫁撥仔陸裏一個，自家去揀末哉。故歇聽耐說華老爺，倒劃一為難。」

素蘭轉而問道：「我也要問耐，耐兩家頭自家算計，阿嫁人勿嫁人？」琪官亦未言先嘆道：「倪末再要為難也無撥，故歇無啥人來裏，搭耐說說勸緊。倪從小到個該搭，生來纔要依個大人，依仔哉晚，故末真問架。大人六十多歲年紀哉，倘忙出仔事體下

來，像倪上勿上，下勿下，算啥等樣人嘎？難要想著仔嫁人末，晚哉！」素蘭道：「坎坎瑤官來浪說，出去也說勿定，阿是實概個意思？」琪官道：「俚乃肚皮裏還算明白，就不過有點勿著落。看仔末十四歲，一點勿懂輕重，說得說勿得纔要說出來。耐想倪故歇阿好說該號閑話？坎坎幸虧是耐，碰著別人說撥大人聽仔末，也好哉！」

琪官一面說，一面打了個呵欠。素蘭道：「倪再因歇罷。」琪官道：「生天要困哩。」素蘭便也往床背後去了一遭，卻見一角日光直透進玻璃窗，樓下老婆子正起來開門，打掃院子，約摸七點鐘左右，兩人趕緊復睡下去。素蘭道：「晚歇耐起來末喊我一聲。」琪官道：「晚點末哉，勦緊個。」這回兩人神昏體倦，不覺沉沉同入睡鄉。

直至下午一點鐘，兩人始起。瑤官聞聲進見，笑訴道：「今朝一樁大笑話，說是花園裏逃走兩個信人。幾花人來浪反，一徑反到我起來，剛剛說明白。」素蘭不禁一笑。

琪官吩咐老婆子傳話於買辦，買一對大蠟燭，領價現交，無須登帳。素蘭亦吩咐其大姐道：「耐喫過仔飯末，到屋裏去一埭，回來再到喬公館問俚阿有啥閑話。」大姐承命，和老婆子同去。

瑤官急問：「阿是倪今朝拜姊妹？」素蘭領首。琪官道：「耐閑話當心點個哩！啥個逃走信人，倘然冠香來裏，阿是要多心嘎？就是倪拜姊妹，也勦去搭冠香說。冠香曉得仔，定歸要同倪一淘拜，無趣得勢。」瑤官唯唯承教，並道：「我一徑勿說末哉。」素蘭道：「勿曾拜末勦說起，拜過仔就勦緊。故是倪明明白白正經事體，無撥啥對勿住人個場花。」瑤官又唯唯承教。

說話之間，蘇冠香恰好來到，先於樓下向老婆子問話。琪官聽得，忙去樓窗口叫「先生」。冠香上來廝見，愛致主人之命，立請素蘭午餐。素蘭即辭了琪官、瑤官，跟著冠香由梨花院落往拜月房櫳。

齊韻叟既見孫素蘭，就道：「昨日夜頭，俚哋纔勿來浪。我倒勿曾想著，難教冠香來陪陪耐，再一夜天末鐵眉來哉。」素蘭慌道：「倪勦呀，梨花院落蠻蠻適意。今朝夜頭說好來浪，原到幾首去。」韻叟道：「價末讓冠香一淘到梨花院落來，講講閑話有淘伴，起勁點。」素蘭道：「倪勦呀，倪同冠香先生一樣個哋。大人當仔倪客人，倪倒勿好意思住來裏，要轉去哉。」蘇冠香聽說，將韻叟袖子一拉，道：「耐勿懂末再要瞎纏。俚哋梨花院落鬧熱得勢，我去做啥嘎？」韻叟笑而置之。

不多時，陶玉甫、李浣芳、朱淑人、周雙玉都回說不喫飯了，高亞白、姚文君、尹癡鴛相繼並至，大家入席小酌。高亞白、姚文君宿醉醺然，屏酒不飲。尹癡鴛疲乏尤甚，揉揉眼，伸伸腰，連飯喫不下。齊韻叟知道孫素蘭好量，令蘇冠香舉杯相勸。素蘭略一沾脣，覆杯告止。

餐畢，大家各散。尹癡鴛歸房歇息，高亞白、姚文君隨意散步，孫素蘭也步出庭前。蘇冠香留心探望，見素蘭仍望梨花院落一路上去。冠香因笑著，欲和齊韻叟說話，轉念一想，又沒有甚麼話，便縮住口不說了。韻叟覺得，問道：「耐要說啥說末哉。」冠香思將權詞推托，適值小青來請冠香，說是姨太太要描花樣。冠香眼視韻叟，候其意旨。韻叟方將歇午，即命冠香：「去末哉。」冠香道：「阿要去喊琪官來？」韻叟一想道：「勦喊哉。」冠香叮囑簾外當值管家小心伺候，自帶小青往內院去了。

韻叟睡足一覺，鐘上敲四點，不見冠香出來。自思那裏去消遣消遣，獨自一個信著腳兒踱去，竟不覺踱過花園腰門，這腰門係通連住宅的。大約韻叟本意欲往內院尋冠香，忽又想起馬龍池，遂轉身往外，到書房裏謁見龍池，相對清談，娓娓不倦。

談至上燈以後，親陪龍池晚餐，然後作別興辭，將回內院。剛逕出書房門口，頂頭撞著蘇冠香匆匆前來，一見韻叟，嚷道：「耐啥一干子跑到該搭來嘎？我末倒來裏花園裏尋耐，兜仔好幾個圈子，賽過捉盲盲。」韻叟慰藉兩句，攜了冠香的手，緩緩同行。

比及腰門叉路，冠香攏掇韻叟大觀樓去。韻叟勉從其請，重復折入花園，經過陶、朱所住湖房，從牆外望望，並未進去。相近九曲平橋，冠香故意回頭，倏失驚打怪道：「阿是亮月嘎？」韻叟看時；祇見一片燈光從梨花院落樓窗中透出，照著對面粉牆，越顯得滿院通紅。冠香道：「勿曉得俚哋來浪做啥。」韻叟道：「定歸是碰和，阿對？」冠香道：「倪去看哩。」韻叟道：「勦去做討厭人，噪散俚哋場子。」冠香祇得跟隨韻叟原往大觀樓。

第五十二回終。